

# 95后当副市长，引发关注！

最近又一个青年才俊从天而降，他就是北大电子学院2022届博士毕业生，漳平市副市长范富荣。

范富荣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两个地方，一是学历高，二是年龄小，1995年出生，现年29岁。

漳平是个县级市，29岁成为副市长，难免为引来各种不一样的目光。

有人称赞自古英雄出少年，也有人质疑没有经过基层历练能否胜任岗位。其实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，现有体制下别说是副市长，就算市长想有所作为也是很难的，只要他不贪污受贿就已经成功了八九分，硬熬也能把自己熬成个厅级干部，毕竟年龄优势在那摆着呢。

在范富荣之前，福建莆田秀屿区也重用了一名高学历年轻干部，94年出生的清华大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博士王浪，被任命为科技副区长，同时兼任东庄镇党委书记，很明显是有意识地进行重点培养。

体制内只有重点培养才能崭露头角，若按部就班，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，这方面福建龙岩有着丰富的经验。

2013年7月，他们引进26岁的清华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博士王波进行重点培养，今年5月王波由上杭县委书记升任龙岩副市长，37岁即成为副厅级干部。

相比这些走上光明大道的干部，有的人好像运气就没那么好了。

今年，安徽宿州灵璧县招录乡镇机关公务员时，一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考生特别扎眼，他叫苏联，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，获斯坦福大学应用物理博士学位，专门研究X射线晶体学。

苏联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，录取到镇政府，主要从事公共服务、乡风文明建设、乡村振兴等基层综合管理工作，并且5年内不得流出本乡镇。

同样都是博士，同样进入体制内，苏联通过考试到基层乡镇工作且5

年内不准挪窝，范富荣、王浪们则一进来就起点很高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？

是斯坦福大学教学水平不如清华、北大，还是他们个体能力素质存在先天差异呢？

这些东西都不好说，因为体制内发展是一个长期动态变化的过程，能不能笑到最后只有老天爷知道。

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到这些干部如何年轻，提拔如何之快时，实际已经脱离了问题的本质，让本应纯粹的问题变得非常市侩。

如果是冲着当大官去的，如果就是为了个人飞黄腾达，即便清廉如水也不值得推崇。

为政之要，不在官职大小，不在声名隆誉，重在履事，贵在成事。

重庆人秦玥飞，是2005年耶鲁大学在中国录取的两名高中生之一，6年后他获得耶鲁政治学和经济学双学位，怀揣《湖南省选聘大学生村官报名登记表》和一纸录用通知书，坐着绿皮火车到衡山贺家山村担任大学生村官。

别人当村官是过渡、是镀金，秦玥飞却没想那么多，他拒绝工作调动，第一任期满了接着干第二任期，第二任期完又续第三任期，始终扎根在乡村。

有人揶揄秦玥飞是理想主义者，而他对自己的定义是“有理想的践行者”。

别管这名校那名校，这学历那学历，能够脚踏泥泞，扎根基层的人才值得推崇，才应该进行重点培养。

宰相必起于州郡，猛将必发于卒伍。高学历、高智商，还需要与朴素梦想和情怀相匹配，这样的干部才值得托付信任。

无论斯坦福的博士、耶鲁的双学士，还是清华、北大的博士，他们到底表现怎么样，交给人民去评判吧。

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。最后沉淀下来，被人民高高托起的，一定是那些实干家。

